

中国古典小说普及丛书

〔清〕 吕 熊 著

金瓶梅



中国古典小说普及丛书

〔清〕 吕 熊 著

王巷人
刘承武 校点

金瓶梅

齐 鲁 书 社

鲁新登字 07 号

中国古典小说普及丛书

女仙外史

〔清〕吕 熊 著

王巷人 刘承武 校点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7.75 印张 4 插页 577 千字

1995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18001—33000

ISBN 7—5333—0453—5
I · 163 定价：14.00 元

江西南安郡守陈奕禧香泉序言

余友逸田叟吕熊，字文兆。文章经济，精奥卓拔，当今奇士也。其生平著述，如《诗经六义辨》、《明史断》、《续广舆志》，发明三唐六义，并诗、古文诸稿几数百卷，而未知更有《女仙外史》。

戊子，余补南安守，遇叟于淮南，延之修辑郡乘。舟行闲暇，叟始以《外史》见示，请序。余览毕，不禁喟然叹曰：有是哉，何叟之默契余心也！请得以僭言之：夫武王伐纣，不期而大会者，八百诸侯，所以谓之“恭行天讨”，而孟氏亦曰“闻诛一夫纣”。然伯夷、叔齐叩马而谏，则又斥之曰“以臣弑君”。即太公亦谓之义士，而孔子断之曰“求仁而得仁”者。夫道二，仁与不仁而已。若使夷、齐之谦为是，则周武之师，不得为仁义；周武之伐纣为是，则夷、齐不得谓之仁，亦不得谓之义。然大圣大贤，既两是之而两许之，则夷、齐自为古之圣人，而武王亦得谓古之圣君也尔。

若夫《明纪》所载逊国靖难之事，更无圣贤执笔而定之，其说有可疑而可骇者焉。夫永乐固英明之主也，然不得比周武之圣；而建文亦仁让之主也，又从无商纣一端之暴；其为之臣者，又皆杀身殉国之君子。顾使永乐之得天下也以道，则建文自为亡国之君；使建文之失天下也不以无道，则燕王不得为中兴之主。从古创业者谓之祖，中兴者亦称为祖，余皆谓之宗；乃永乐尊为成祖，是中兴也？从来淫暴亡国者，不追崇，不建陵寝；而在建文，则并年号尽削之，是失德之已甚者也？从来忠臣义士为亡国之主殉节者，兴王之君，亦莫不褒之谥之；而乃并禁锢其子若孙，是以叛逆之徒矣？后世之论者，因其成败，亦莫不依违于其间。似乎以建文等之亡国之君，而永乐为中兴之主；道衍、三杨之辈，可以为佐命元勋，而方、景、铁诸公，不得为成仁取义也与？此余所素郁于中，不能断而亦不敢断者。故曰叟之《外史》，有默契余心者。俟修郡乘之后，当为叟梓行，问诸天下后世。

古稀逸田叟吕熊文兆自叙

曰燕藩有武略，嫚视天子，顾以一旅之师，南向而争天下。不三载，而

竟逾江淮，破神京，犯帝阙，卒践帝祚。苟非天所命也，恶能若是？然而转战中原，所向克捷者，则第三子高煦之力居多。煦骁勇冠军，王师老将皆怯之，莫敢撄其锋。此又天之生此虎儿，以助其得天下也。噫！天道固如此，其如人伦何？方博士孝孺、景金都清、铁司马铉、暴司寇昭、高侍御翔、胡大理卿闰，莫不面斥之曰：“燕贼反！”至于断脰抉喉，剥皮剔骨，惨死者众矣！死者益众，而斥其为反贼者更益众。正气溢乎玄穹，丹心贯于白日，扶植千古之纲常而弗坠者，诸大忠臣杀身以之。

迨宣宗嗣位，高煦兴兵作乱，盖循厥父之遗轨也。当日高皇帝以燕藩英明类己，出塞功多，欲立之，格于廷臣之议而止；而燕王亦以高煦英勇，为靖难元勋，欲立之，武臣皆怂恿，沮于文臣之议。同一辙也。燕藩督师曰“训兵以清君侧”，所指者，齐泰、黄子澄；而高煦兴兵，亦以“除君侧之奸”为名，所指者，蹇义、夏原吉。又一辙也。燕王纠合诸王，同时作难；高煦亦连结赵王燧。亦同一辙也。煦为燕藩之庶孽，宣宗是其嫡侄；燕藩为高皇之庶子，建文帝是其嫡侄。叔侄私亲，君臣大义，又如是其一辙也。自古及今，反乱之臣之事，未有若彼父子之丝毫无爽者。

第史官于高煦，则大书曰：“汉王高煦反。”书“反”，诚然已；而于燕王，则曰：“受之天命。”夫燕王既为天子矣，为其臣者讳之，亦所宜然；乃并诸大忠臣，探舌血而书“燕贼反”之三字，而俱泯灭之，何哉？武王，圣人也，夷、齐斥之曰“以臣弑君”，煌煌然至今犹载史册。是则圣人之所不得泯灭者，而毅然敢泯灭之，彼史官也，果何心哉！然此三字，如日月星辰之丽乎天，恐其终不泯也！遂并帝之年号而尽削之，帝之逊国以后事迹而尽灭之。高皇崩于三十一年，乃称至三十五年，下接永乐元年，若谓并无此建文一帝者。吁！不亦异乎？谷应泰先生云：顾使一龙不出，众蛇皆摈。信然。夫建文帝君临四载，仁风洋溢；失位之日，深山童叟莫不涕下。熊生于数百年之后，读其书，考其事，不禁心酸发指，故为之作《外史》。大书帝之行在，并建文年号，至二十六年，下接洪熙元年而止。谓之曰万世之公论也可，一人之私论也亦无不可。

广州府太守叶萼南田跋语

南田曰：仙不可目之为妖，犹妖之不可妄称为仙也。余览《女仙外史》，

而窃有疑焉。夫岂爱之者谓之为仙，恶之者指为妖也哉？按《明史》纪山东蒲台县妖妇唐赛儿反。夫以女子而其术足以动众，俨然为戎首，是真妖矣。乃考其事实，则云赛儿少寡，往祭夫墓，经山麓，见石罅中露匣角，发之得天书宝剑，遂精通其术。剑亦神物，赛儿能用之。余谓天书殆非凡流所能解，宝剑亦非俗子所能用，今以女子曾无师授，便尔通玄彻奥，其可谓之妖乎？又云：赛儿遂出家，以其教行于里閈，人呼为佛母。欲衣食物，随所须以术致。又常剪纸人马，戏令战斗，当事者遂严捕之。又似乎其为妖术也。然而杀败官军，攻拔郡邑，从未闻一用其术。迨徒众溃散，永乐必欲捕赛儿，逮系天下女尼女冠凡数十万，勘无踪影。赛儿返自诣殿廷。因裸而缚之，处以极刑。锯解锤凿，斧锧鼎镬，赛儿皆怡然而受，不损毫毛，至于无法可加然后已。噫嘻！果妖术乎，抑仙术乎？

汉末有仙人于吉，孙策目之曰妖，百计剥之剐之，而吉初未之死。故天下不以为妖，而称曰于神仙。唐玄宗时，有羽士申泰之者，与玄宗年庚八字相同，遂亦思作天子。自称为仙师，以其术鼓众倡乱，未几伏诛。是故天下不称为仙，而称为妖。又洪武时，协律郎冷谦，以幻术施友窃库金。官捕之急，谦跃入小瓶，上怒击碎之，片片中有谦声音。似妖术也，而莫有指为妖者，以不拒捕。是则唐赛儿之见斥为妖也，以兴师拒敌之故。

夫永乐既为天子矣，而有举刃相向者，不得不谓之曰反；以一女子而有佛母之名，不得不指之曰妖；史官亦不得不大书曰妖妇某反。第文皇靖难师下江南，入金川，草诏登基之日，方孝孺、高翔、胡闰、铁铉、暴昭、练子宁诸大忠臣，莫不面斥之曰“燕贼反”。此“反”字有可证者。今赛儿兴兵，不于前之建文，后之洪熙，乃在永乐之世，而谓之曰“反”。此“反”字有可议者。何也？太祖授位于建文帝，帝固在也。故谓赛儿曰妖妇者止一人，而称之为仙姑为佛母者，举天下后世皆是。嗟乎，一人之笔，又曷能胜众口耶！夫如是，则逸田叟之以“女仙”而奉建文正朔，称行在，建宫阙，设迎銮使，访求故主复位，与褒溢忠臣烈媛，讨殛叛逆羽党，书年纪事，题曰《外史》，虽与正史相戾，自有孚洽于人心者，垂诸宇宙而不朽。康熙岁次辛卯中秋望日。

自 跋

逸田叟曰：老泉云：赏罚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夫子作《春秋》，有一善，则举而赏之，有一恶，则举而罚之。虽是非出于一人，而赏罚公之天下，赏罚公而是非为至当矣。晦庵作《纲目》，严邪正之辨，显彰瘅之殊，继《春秋》而行诛心之法。凡此者，皆非朝廷史官之史也。然而大圣大贤，盖取实事而论之，以正万世之大纲，而垂百王之令典，非徒托诸空言而已。

熊也何人，敢附于作史之列！故但托诸空言以为外史。夫托诸空言，虽曰赏之，亦徒赏也；曰罚之，亦徒罚也。徒赏徒罚，游戏云尔。然其事则燕王靖难，建文逊国之事；其人则皆杀身夷族，成仁取义之人。是皆实有其事，实有其人，非空言也，曷云游戏哉！第以赏罚大权，畀诸赛儿一女子，奉建文之位号，忠贞者予以褒溢，奸叛者加以讨殛，是空言也，漫言之耳！夫如是，则褒不足以荣，罚不足以辱，爵不足以以为劝，诛不足以以为戒，谓之游戏，不亦宜乎？虽然，善善恶恶之公，千载以前，千载以后，无或不同，其于世道人心，亦微有关系存焉者，是则此书之本也。至若杂以仙灵幻化之情，海市楼台之景，乃游戏之余波耳，不免取讥于君子。岁次辛卯人日，昌黎先生文兆氏自跋于后。

目 录

江西南安郡守陈奕禧香泉序言	1
古稀逸叟呂熊文兆自叙	1
广州府太守叶粦南田跋语	2
自跋	4
第一回 西王母瑶池开宴 天狼星月殿求姻	1
第二回 蒲台县嫦娥降世 林官家后羿投胎	7
第三回 鲍仙姑化身作乳母 唐赛儿诞日悟前因	11
第四回 裴道人秘授真春丹 林公子巧合假庚帖	17
第五回 唐赛儿守制辞婚 林公子弃家就妇	21
第六回 嫁林郎半年消宿债 螺柳妓三战脱元阳	27
第七回 扫新塋猝遇计都星 访神尼直劈无门洞	34
第八回 九天玄女教天书七卷 太清道祖賜丹药三丸	40
第九回 賑饥荒廉官请奖 谋伉俪贪守遭閹	47
第十回 董家庄真素娥认妹 宾善门假端女降妖	54
第十五回 小猴变虎邪道侵真 两丝化龙灵雨济旱	59
第十二回 柳烟儿舍身赚鹿怪 唐月君为国扫蝗灾	63
第十三回 邀女主嵩阳悬异对 改男妆洛邑访奇才	67
第十四回 二金仙九州游戏 诸神女万里逢迎	72
第十五回 姚道衍倡逆兴师 耿炳文拒谏败绩	84
第十六回 王师百万竖子全亡 义士三千铁公大捷	91
第十七回 黑风吹折盛帅旗 紫云护救燕王命	98
第十八回 陈都督占讐附燕王 王羽士感梦迎圣驾	104
第十九回 女元帅起义勤王 众义士齐心杀贼	109
第二十回 太阴主尊贤创业 御阳子建策开基	114
第二十一回 燕王杀千百忠臣 教坊发几多烈女	119
第二十二回 铁兵部焦魄能诛卫士 景文曲朽皮犹搏燕王	127

第二十三回	鲍道姥卖花入教坊 曼陀尼悬珠照幽狱	132
第二十四回	女元帅延揽英雄 诸少年比试武艺	137
第二十五回	真番女赚馘高指挥 假燕将活擒茹太守	142
第二十六回	全淳风义匿司公子 高监军计袭莱州府	148
第二十七回	黑气蔽天夜邀刹魔主 赤虹贯日昼降鬼母尊	154
第二十八回	卫指挥月明劫寨 吕军师雪夜屠城	159
第二十九回	设玉圭唐月君朝帝朔 舞铁锁女金刚截仙驾	165
第三十回	吕军师献馘行宫 唐月君燕飨诸将	171
第三十一回	骊山老姥征十八仙诗 刹魔公主讲三千鬼话	175
第三十二回	两奇兵飞救新行殿 一番骑鏖战旧细君	187
第三十三回	景公子义求火力士 疾隐娘智救铁监军	193
第三十四回	安远侯空出三奇计 吕司马大破两路兵	200
第三十五回	两皂旗死生报故主 二军师内外奏肤功	207
第三十六回	唐月君创立济南都 吕师贞议访建文帝	211
第三十七回	帝师敕议内外官制 军师奏设文武科目	216
第三十八回	两军师同心建国 一公子戮力分兵	221
第三十九回	美贞娘杀美淫官 女秀才降女剑侠	227
第四十回	济宁州三女杀监河 兖州府四士逐太守	235
第四十一回	吕军师谒阙里庙 景金都拔沂州城	240
第四十二回	侈败将祸及三王 蕤谣言谋生一剑	246
第四十三回	卫指挥海外通书 奎道人宫中演法	252
第四十四回	十万倭夷遭杀劫 两三美女建奇勋	257
第四十五回	铁公托梦志切苍黎 帝师祈霖恩加仇敌	263
第四十六回	帝旨赐谥殉难臣 天缘配合守贞女	268
第四十七回	幸蒲台五庙追尊 登日观诸臣联韵	274
第四十八回	炼神针八蜡咸诛 剪仙蓑万民全活	282
第四十九回	郑亨争将当先丧律 景隆充帅落后褒封	289
第五十回	蒲葵扇举扫虎豹游魂 赤乌镜飞驱魑魅幻魄	294
第五十一回	鬼母手劈奎道人 燕儿腰斩李竖子	300
第五十二回	访圣主信传虞帝庙 收侠客枭取燕朝使	305
第五十三回	两句诗分路访高僧 一首偈三缄贻女主	312
第五十四回	航海梯山八蛮竞贡 谈天说地诸子争锋	319

第五十五回	震声灵遣使议让位	威慑风报聘许归藩	325
第五十六回	张羽士神谒天师府	温元帅怒劈灵猴使	331
第五十七回	九魔女群摄地仙魂	二孤神双破天师法	335
第五十八回	待字女感梦识郎君	假辅卒空文谒开府	340
第五十九回	预伏英雄坚城内溃	假妆神鬼勍敌宵奔	346
第六十回	高邮州夫妇再争雄	广陵城兄弟初交战	353
第六十一回	剑仙师一叶访贞姑	女飞将片旗驱敌帅	358
第六十二回	姚道衍设舟诱敌	雷一震落水归神	363
第六十三回	三义士虎腹藏兵	一将军龙头杀贼	367
第六十四回	方学士片言折七令	钱先生一札服诸官	372
第六十五回	两狼臂箭赌一雄州	一虎儿刀劈两奴贼	376
第六十六回	谭都督夹睢水立重营	铁元帅焚浮桥破勍敌	380
第六十七回	一客诛都阃藩司	片刻取中州大郡	385
第六十八回	吕军师占星拔寨	谷藩王造讐兴戈	390
第六十九回	三如公子献雄郡	二松道人缚渠魁	395
第七十回	逞神通连黛统妖兵	卖风流柳烟服伪主	402
第七十一回	范飞娘独战连珠蕊	刘次云双斗苗龙虎	408
第七十二回	妖道邪僧五技穷	仙姥神尼七宝胜	412
第七十三回	奉正朔伪主班师	慕金仙珠娘学道	416
第七十四回	两首诗题南阳草庐	一夕话梦诸葛亮侯	421
第七十五回	慕严慈月君巡汴郡	谒庭闱司韬哭冥府	425
第七十六回	唐月君梦错广寒阙	老梅婢魂归孝廉主	428
第七十七回	烧岘山火攻伏卒	决湘江水灌坚城	435
第七十八回	吕军师三败诱苗酋	荆门州一火烧狼贼	441
第七十九回	神武庙双建帝师旛	偃月刀单枭燕将首	447
第八十回	吴侍讲十年抚孤子	吕师相一疏荐名臣	451
第八十一回	卜兑卦圣主惊心	访震宫高人得病	456
第八十二回	收英才六科列榜	中春闹二弟还家	460
第八十三回	建文帝敕议君臣典礼	唐月君颁行男女仪制	466
第八十四回	吕师相奏正刑书	高少保请定赋役	473
第八十五回	大救凶灾刹魔贷金	小施道术鬼神移粟	482
第八十六回	姚少师毒计全凭炮火	雷将军神威忽显云旛	488

第八十五回	少师谋国访魔僧 嫦娥知君斥逆弟	493
第八十六回	二十皮鞭了夙缘 一枝禅杖还恶报	498
第八十七回	白鹤羽士衔金株凌霄 金箔仙人呼红云助驾	502
第八十八回	丹青幻客献仙容 金刚禅魔斗法宝	507
第八十九回	刹魔圣主略揭翠霞裙 火首毗耶永堕红玉袋	510
第九十回	状元正使现五色花脸 画士中书变两角狼头	514
第九十五回	申天讨飞檄十大罪 命元戎秘授两奇函	519
第九十五回	燕庶子三败走河间 司开府一战取上谷	524
第九十五回	刘元帅破坚壁清野 谭监军献囊沙渡河	528
第九十五回	李夫人暗施毒蜮妖蟆 太阴主小试针锋剑壳	534
第九十五回	坎藏水火生红焰 土合阴阳灭白波	539
第九十五回	北平城飞玄女片符 榆木川受鬼母一剑	543
第九十五回	嫦娥白日返瑶台 师相黄冠归玉局	547
第一百回	忠臣义士万古流芳 烈媛贞姑千秋表节	550
校点后记		558

第一回 西王母瑶池开宴 天狼星月殿求姻

女仙，唐赛儿也，说是月殿嫦娥降世。当燕王兵下南都之日，赛儿起义勤王，尊奉建文皇帝位号二十余年。而今叙他的事，有关于正史，故曰《女仙外史》。请问，安见得赛儿是嫦娥降世？劈头这句话，似乎太玄虚了。看书者不信，待老夫先说个极有考据的引子起来。

宋朝真宗皇帝，因艰于嗣胤，建造昭灵宫祈子，诚格上天。玉帝问仙真列宿：“谁肯下界为大宋太平天子？”两班中绝无应者，止有赤脚大仙微笑。上帝曰：“笑者未免有情。”遂命大仙降世。诞生之后，号哭不止，御医无可疗。忽宫门有一老道人，自言能治太子啼哭。真宗召令看视。道人抚摩太子之顶，曰：“莫叫，莫叫！何似当年莫笑？文有文曲，武有武曲。休哭，休哭！”太子就不啼哭，是为仁宗皇帝。此道人乃是长庚星。说的文曲是文彦博，武曲是狄青，皆辅佐仁宗致治之将相。要知成仙成佛者，总属无情。赤脚大仙一笑，便是情缘，少不得要下界去的。然而此情又种种不同，或因乎喜，或因乎忿，或因乎恩爱仇怨：各随其所因，便要做出许多事来。试看古来英雄豪杰、忠臣烈士，如伍员之兴吴覆楚，子房之为韩报仇，关神武之讨贼伐曹，张睢阳之起兵拒寇，郭汾阳之再造唐室，岳少保之誓迎二帝，文丞相之建义勤王，没而为神圣者，史册所载，不可枚举。即就建文逊国之后，诸臣殉难，有金都御史景清，假为曲从，衣藏利刃，欲刺永乐，钦天监奏文曲星犯帝座甚急，其色赤，而景公适着绯衣，岂非明验？东坡先生云：其生也有自来，其死也有所为。故申吕自岳降，傅说为箕尾。此理之常，无足怪者。至于女子，亦有同然。如柴绍之妻，统娘子军而起义；朱序之母，筑夫人城而拒敌；李毅之女，自领宁州印而大破苓夷。至若高凉之洗夫人为崩星，辽之萧太后是婺宿，唐之则天皇帝是大罗天女，亦皆传记所载，夫岂诞妄者哉！

而今话归正传。按道书云：天上有一位万劫不坏的金仙，圣号称做王母，居于瑶池。池在东天之西偏，亦名曰西池，王母亦名曰西母。天上各有境界：东天，是道祖三清及群仙所居；西天，是如来佛祖及诸菩萨阿罗汉所止；北天，是玄武大帝暨众神将治焉；昊天上帝之宫阙则在中央，而统辖南天。南天虽有南极老人与南斗星官，要皆在上帝统辖之内。上帝好生，故居中而治

南，有长养万物之义。玄帝统雷霆神将，以肃杀为主，故居于北。佛宗寂灭无生，故以西方为极乐。道家以一炁长生为主，是以占于东方，取气始生之义。王母所居珠楼贝阙，在瑶池之畔。此池非下界之水，乃是融成玉之精髓，溶溶漾漾，竟如酒浆一般。说话的错了：美玉入火则愈坚，次则如石之成灰矣，怎么融化得水来？噫！盍亦反其本而思之？美玉原是石髓所结，是以璞在石中。髓可结成玉，玉不可化为髓乎？蚌珠见月而化为津，凡物皆有相感之处，非寻常所能测识者。即如仙家之酒，名曰琼浆玉液，要皆琼瑶所化之髓，难道也是凡间曲米酿成的么？

那瑶池之北，有三座大殿：中间一座名碧桃殿，东名青鸾，西名石麟。三殿皆因物命名。其碧桃树在西池之南，高八十寻有咫，俗所云蟠桃万年一结子者。正对中间大殿，玲珑盘郁，势若虬龙，不但下界所无，即佛家之婆罗，广寒之丹桂，与夫三岛之珠林琼树，亦迥乎不同。这是何故？只为他有瑶水浸润，故其枝叶花葩，皆带玉之精华，在仙树为独冠。所结蟠桃，食一枚，寿与天齐，若是三枚，能超万劫。西母于桃熟之日开宴，止请佛菩萨、道祖天尊与上帝及诸大仙真，其余一切仙官仙吏、海岛洞府散仙、斗牛宫二十八宿，总不得与。是以岁星东方朔，每至窃食。今此一度，碧桃繁盛，倍于从前，凡散仙列宿亦多邀请，为万劫以来第一盛会。

其时佛祖仙真，次第咸集，唯上帝后至。遥见銮驾雍容，御的是绿琼辇，张的是紫云盖。星幢前导，羽葆后拥。众仙皆俯伏远迎。上帝先与如来佛祖、三清道祖稽首而言曰：“元运告终，民生应罹兵劫三回。已命娄金宿下界，勘平祸乱。今又命天狼星下界。计民生应遭杀戮者，五百余万。朕检阅册籍，凡人有一事一念之善者，悉与特宥。”如来合掌云：“善哉，善哉！帝德之好生也。”西王母遂请入座。向南正中，释迦如来。左是过去诸佛，右是未来诸佛。前是三清道祖。东西向皆诸大菩萨。东间，上帝南向。左坐昭位，第一玄武大帝，以下皆诸天尊。右坐穆位，青华帝君第一，以下皆诸大真人。西间，南向独坐是南海大士。北向两座，左为斗姥天尊，右为九天玄女。东向首座鬼母天尊，西向首座天孙织女，余为太微左夫人、九华安妃、昭灵夫人、观香夫人、月殿嫦娥、魏元君、许飞琼、段安香、何仙姑、麻姑、樊夫人、王太真、阮灵华、周琼英、鲍道姑、吴彩鸾、云英等女仙真。西王母陪席。

其蟠桃每人一颗，上帝、三清道祖各两颗，唯释迦如来是三。佐以交梨火枣、雪藕冰桃。酒则琼浆玉液，丹则绛雪玄霜。如来手举蟠桃，而设偈曰：

桃有万年子，人无百岁春。
可怜虚宝筏，若个渡迷津？

然后剖食。迦叶在侧垂涎，阿难睨而笑之。如来即以一桃与迦叶，一桃与阿难。道祖老君亦以一枚与金、银二童子分食。时南极老人跨来之鹤，舒翼旋舞，延颈徐鸣，如中音节。而鹿亦跳跃呦呦，俯首伏地，若乞怜状。南极笑曰：“你这两个畜生，也想要吃这样的好东西？”因以指爪各掐一片与之。大士见善财童子在旁注视，亦授以一枚。善财曰：“菩萨想是年老健忘了。我在西天路上做大王，要吃唐僧。那时菩萨抛下个箍儿，将我两手合住，再不得开，如何来接桃子？”大士向着众女仙道：“这个孩子，虽是牛种，到也聪明。只是他学好之心却还未定，是以至今箍住他双手。”众女仙皆各称善。大士将手一指，善财两手分开，接去桃子吃毕，仍旧合拢了。

有嫦娥左右二仙女，一名素英，一名寒簧，是最亲近的。嫦娥以蟠桃分作三分，以二小分与二仙女，一大分自尝。王母见了，便问侍女董双成、谢长珠：“还剩下蟠桃多少？”董仙女就知要与嫦娥，因答云：“往年结得少，到剩二十余枚。今岁结得多，反剩得十一颗。”王母云：“这丫环悭吝。可取一个来，余十枚留与你们分吃罢。”董仙女因检一枚送到。王母随递与嫦娥道：“嫦娥今将远别，分外申敬一枚。”嫦娥不知所谓，只道是筵散分别的话，欠身谢道：“佛祖、道祖止有二颗，小仙何德敢承？”坚辞不受。斗战胜佛大言曰：“谁谓仙家无情？以我看來，比凡人还胜。请看王母剩下蟠桃，独与嫦娥。若说不是有情，因何不多送我一颗？”如来曰：“王母送与嫦娥，礼也，非情也。犹如下界钱行一般。悟空，你已成佛，何似旧日粗卤？”老君云：“前次蟠桃会，他一人偷食许多。今止一个，岂能遂意？怪不得他要争了。”斗战胜佛笑曰：“我这个成佛，犹之乎盗贼做了官，今日撞着了对头。”合座皆笑，王母与众仙亦各微笑。

只有嫦娥，又闻如来“钱行”之言，与王母“远别”二字适相吻合，心下十分疑惑，全无笑容。大士曰：“这颗蟠桃，王母是该送的，嫦娥是该受的，不须推辞。”嫦娥只得勉强受了，便稽首大士前曰：“小仙常愿皈依如来，因自爱其发，不肯遽拜，深以为惭。今愿皈依大士，恳求指示未来。”大士曰：“要知未来，先明既往。你自省之！”嫦娥愈不能知其故，复又稽首恳请。大士乃微露其端曰：“嫦娥不记得奔月时乎？那时王母娘娘以丹药赐与有穷国君后羿。尔时为国妃，窃啖其丹，因得飞身入月。独是后羿情缘未尽，恐将来数到，不能不为了局。”嫦娥默然半晌，曰：“我闻缘从情发，情亦从缘

发。若一心不动，情缘两灭。小仙在月宫清修数千年，情缘亦已扫除，不知从何而发？”大士曰：“缘有二种，好缘曰情，恶缘曰孽。情缘如铁与磁石，遇则必合，不但人不能强之不合，即天亦不能使之不合也。孽缘如铁之与火石，遇则必有激而合者，孽之谓也。是则凡人多溺于其内，而仙则能超乎其外者也。嫦娥请记斯言，后当有验。”如来曰：“善哉，大士之论姻缘也！”遂向王母合掌谢宴。诸菩萨、众仙真各随如来谢毕，先送道祖、佛祖、上帝起行，然后次第稽首而散。唯嫦娥犹向西母依依不舍，再叩未来之事。

西母因示之曰：“未来须似现在，慎勿忘却今日之会。”嫦娥载拜抵受，方移素鸾，驾彩云，引二仙女冉冉归向广寒阙下。猛见侧首突出一人，径来抢抱嫦娥。那素鸾是神鸟，知道有人行凶，从刺斜里侧翅飞退。此人却与二仙女撞个满怀。好汉仗也，但见他：

头戴星冠，灿烂晃瑶台明月；身披鹤氅，飘飘动绛阙香风。两道剑眉浓似墨，斜飞插鬓；一双鹊眼明于电，直射侵人。膀阔腰细，浑身有千百斤膂力；童尾跋胡，行动有三四回顾盼。原来是斗牛宫赫赫天狼星，不分做大明国岩岩新帝主。只因好色爱嫦娥，故此潜身来月殿。

嫦娥远远望去，认是天狼星，知道他心怀不良。又恐他竟行卤莽起来，抵敌不住，要用个礼来服他。时二仙女吃了惊，已飞身到素鸾之侧。嫦娥授之以意。二仙女乃款款向前，敛素袂，启朱唇道：“太阴宫仙主拜上星官：适从蟠桃会上，闻星官奉敕为大明太平天子，尚未称贺，已抱惶悚，今驾枉临，又失祇迎。谅星官圣德渊深，不加诃责。倘有明谕，当于翌晨拥屏候驾。天令森严，不宜静夜交接。伏惟见谅。”天狼星说到理路，不便用强，遂向二仙女深深作揖道：“我奉上帝敕旨，令午刻下界。今已迟了四个时辰，岂能延至明日？烦仙女上达嫦娥，我应做三十四年太平天子，少个称心的皇后，我今夜就要与嫦娥成亲，一齐下界。二位仙娥也做个东西二宫，岂不快活？何苦在广寒宫冷冰冰的所在守寡呢！”嫦娥听见，不觉大怒，骂道：“泼怪物！上帝洪恩，教你下界做天子。乃敢潜入月宫，调谑金仙，有干天律。我即奏明上帝，决斩尔首悬之阙下。”天狼星又陪笑道：“嫦娥，你当时为有穷国后，不过诸侯之妃。我今是大一统天子，请你为后，也不辱没了。就同去见上帝，婚姻大礼，有何行不得呢？”嫦娥愈加恼怒，厉声毒骂。天狼星料到善求不来，便推开二仙女，飞步来抢嫦娥。嫦娥心慌，遂弃了素鸾，化道金光，飞入织女宫中。那织女是天帝之孙女，天狼星如何敢去？恐他启奏金阙，弄出事来，即掣身竟出南天门。守门神将已是知道奉敕的，放他下界，到洪武宫中投胎

去了。

且说织女正在水殿上凭栏静坐。看这银河似波非波，似浪非浪，一派晶莹滉漾。乃是西天素金之气流注东南，或隐或现，随斗星而旋转，但能沉物，不能浮物的。《汉书》上所云：张骞乘槎犯斗牛。又海上老人乘槎至天河，织女与支机石而返。岂不是荒唐之语？闲话休题。其时织女方欲回宫，见正东上一道金光，直向水殿飞来。起身看时，那金光敛聚，却是嫦娥，玉容含着微微的恚意。织女知有缘故，便请坐定，从容而问。嫦娥备述一遍。织女曰：“这厮直恁无礼！若赶到这边来，我教神将拿住，现其原形，拴在苑树上，与嫦娥消气。”嫦娥道：“他怎敢到这里？只怕下界去了。我如今劾他一疏，教他做这大明天子不成。”织女道：“事到其间，若不劾奏，嫦娥倒有不是，这是势不容已的。但据我看，尔顶上三炁，动了嗔怒，已杂烟焰，免不得也要下界去走一遭。”嫦娥道：“这不是我过犯，怎该谪下？”织女道：“不是谪下，大约有个数在那里。”嫦娥道：“噫！我若下界，如何能再到月宫？还求天孙为我主持。”织女道：“我不能使尔不下界。或者下界之后，我烦个女仙真来指示迷途，仍返瑶台，便亦无妨。”嫦娥悲咽道：“不期西池上佛祖、大士、王母之言，应在顷刻。”说话之间，素鸾与二仙女皆至。嫦娥随谢别了织女。

回到蟾宫，问侍女辈：“天狼星来，可曾进我宫内？”有好些素女齐声回言道：“怎不进宫？还来调戏我等！直教玉兔儿将玉杵打出去，不知他还躲在阙下。”嫦娥道：“直恁无礼，怎饶得过！”随命素英草奏，片刻成就。嫦娥看毕，竟诣紫虚阙下，恭候早朝。

有顷，上帝御通明殿。见嫦娥持表，随班晋至丹陛，已知其故，令葛仙翁接上表文，略曰：

太阴广寒府三炁金仙臣妾唐姬冒死顿首顿首，具奏玉皇大天尊玄穹高上帝陛下：窃惟天律森严，首戒贪淫；仙府清虚，尤期贞静。臣姬昨随御驾西池宴归，不意天狼星从广寒飞出，竟抢妾身。幸藉素鸾倒退，得脱毒手。寒簪抵住，扣问来因。天狼星大言敕赐人间帝子，要娶月里嫦娥。凶威凜凜，竟要逼赴阳台；煞气棱棱，辄欲拐奔尘世。而且于臣姬未归之先，直入蟾宫，闺闼遭其蹂躏；横行桂殿，侍女受其狼藉。此等劣恶星官，似难膺享帝福。必至杀害忠良，荼毒黎庶。即其已奉天书，尚敢故违钦限，藐天法于弁髦，狎仙规如儿戏。丧德败检，旷劫希闻。伏望陛下赐遣神将追还，按律处治，肃仙府之威仪，免人间之劫数。不

独臣姮蒙不朽之恩，下民亦荷无疆之福矣！姮冒死谨具奏以闻。

帝命嫦娥至前，谕之曰：“汝奏请追还天狼，乃是常人之见，非仙真之语也。天狼之帝福，是他自己所积，非朕之所与。下民劫数，亦是众生自己造来，非朕所罚。朕乃是顺运数以行赏罚，非以赏罚而为运数也。天狼星即位之后，还有一大劫数，应汝掌主，并完夙生未了之事。若天狼星之应当受罚，自然在后，今还早着。”遂令传旨与送生仙女，于明日送嫦娥下界。嫦娥大惊，含泪奏曰：“帝旨敢不钦遵？独是一涉尘世情缘，便有孽债缠缚，迷惑心神。安能再返清真？臣姮哀恳圣恩，将上界最苦的差，罚臣去做，即使历劫之久，亦所甘心。”俯伏不起。上帝曰：“汝不记大士之言乎？数在，朕不能拗也。但汝有此苦衷，足见清修道力。若向前途，还能不昧灵根，去来自如矣。”时二十四诸天中，闪出鬼母天尊，启奏道：“嫦娥此番下界，看来为天狼星所害。臣心深为不平，愿去维持嫦娥也。”上帝道：“既动此念，便是数中有名人物，但时尚未至，不可轻言。”嫦娥到此地位，心已了了，遂前跪奏道：“臣妾谪下，已知数定。但掌生民劫运，易造杀孽。凡有应行事宜，恳求圣慈明诲，俾臣妾得遵奉而行，庶免堕落。”帝乃敕诫曰：“汝去有几件至正至大的事，是你所应做的：如天伦崩坏，汝须扶植。人心悖乱，汝须勘正。褒显忠节，诛殛叛佞，彰瘅均得其宜，便是有功无过。谨记朕言！”嫦娥叩首谢恩而退。

随向绛河阙下，谒见织女，具述帝旨。织女道：“帝意极好。但将来功行，总在尔的方寸，须牢记着。瑶池会上的女仙真，少不得有个来指导的。”嫦娥就将鬼母天尊愿去的话说了。织女道：“非也，他不过暂时神通耳。有一位葛仙卿的夫人鲍道姑，誓愿弘深，最肯度世。他在西池驾下。我当启奏金母，烦他下界来，始终教育，以成大道，不愁不返瑶台也。”嫦娥再拜，谢了织女。回到月殿，与素女辈泣别。寒簧、素英皆愿随去。送生仙女止住道：“私去不得，要奉敕旨的。”二仙女牵衣痛哭。嫦娥亦不肯舍，乃作书一函，令去求天孙娘娘。又作两笺，启达西池王母、南海大士，不过敬谢教诲，并恳救度之意。方随送生仙女下界投胎。正是：

天上神仙降，定在人间将相家。
且看下回分说。